

散文

# 父亲的力量

■张本平

我的父亲张万志是一位老八路，也是一位极其坦诚，一辈子不愿意、也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人。他是我终生的精神支持。虽然他去世三年了，但他的人格魅力和精神一直在鼓舞着我前进。他老人家的去世，使我失去了一位至亲，也失去了一位能够和我交流、谈心的朋友。想念父亲的时候，我会默默地看父亲留下的照片。看着照片，父亲当时的音容笑貌就展现在我眼前，我甚至能听到父亲爽朗的笑声，很响亮，很平静，对亲人，对我，对许多乡亲，对事业。我却泪下如雨。您老走了——老人的眼泪是没有杂质的，但它饱含了一生的丰富感受。数十年的父爱情谊，那一刻都在我的泪水里。

父亲是对我最有影响的人，他是我成长中一种独特的精神力量。少年时代，父亲对我的学习与成长十分关心。那时，我与父亲之间的谈话不是父亲对儿子教导性的语言，似乎是朋友之间的那种交流——平等、自然、亲切。父亲的心态一直是非常年轻的，虽然他是一位老功臣，但在我心中他是一个“小顽童”。他是我的精神导师，充当榜样和生活玩伴的角色。相比于妈妈给予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无条件的爱，父亲给予我的更多的是一种视野、胸怀和力量。这一方面来源于父亲身体力行的示范行为。我从父亲如何对于事业、家庭和对自我的态度和方式中构建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另一方面来源于和父亲的精神相伴，那些骑在父亲脖子上的记忆，和他牵着我的手，一起散步时说过的悄悄话，父亲讲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的情景……那一切都汇聚成另一种正能量，传递给我信心、勇气和力量，增加了我的精神氧气，使我不断克服人生道路上的种种困难，一步步攀登上人生道路上的一座又一座高峰，最终成就了我的一切。

童年时期与父亲在一起，是我最幸福的回忆。是父亲给我准备颜色笔，画我梦想中家是什么样子的；是父亲带我去野外放风筝，他和我一起动手做的风筝真是太棒了；是父亲送给我一本《岳母刺字》的小儿连环画，让我学习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是父亲选

择在夜晚休息前，到床边给我讲他解放灵宝的战斗故事，激励我学习老八路的革命精神；是父亲在工作之余，在田间地头给我唱一段地地道道的陕西秦腔《大登殿》，让我捧腹大笑；是父亲在他当村干部繁忙时，还领着我去村委品尝一顿香喷喷的猪肉大葱饺子；是父亲秋季领着我和妹妹到野外河边游玩，捉蛔蛔、抓泥鳅、扒螃蟹、摸鱼虾，使我们兄妹俩感受了大自然，呼吸了新鲜空气，享受了生活的乐趣；是父亲教我用橡皮泥做手工，捏小鱼、小狗、小兔、小老虎、小狮子；是父亲从小教导我帮母亲做饭、洗衣服、扫地、做杂活儿，使我得到了锻炼，培养了我的独立生活能力。

父亲真诚，有时真诚到了天真的程度，一点也不像打过仗的老八路；父亲友善，有时友善到柔软的程度，愿意帮助所有求助的人，力所不及办不成，事后可能还落下一些埋怨，但乐于助人之心之情从不改变；父亲爱才，我从未听父亲讲过一个村民的“坏话”，从来都是表扬和鼓励有才华的人去做人做事；父亲为群众办真事、实事，肩上担负一种军人的责任和一位领导干部的自信，为老百姓做了无数感人的事迹；父亲的心永远与乡亲们连在一起，在豫东的土地上留下他平凡人的足迹。但在父亲留下的种种遗产中，有真诚的凝结与爱的倾注，有心血、汗水在闪耀，留许多温暖在人间，这就足够了。

父亲时常对我说：“我们这一代人吃了不识字的亏，你们这一代要多学文化，回报社会，报效国家。干事业无论多艰苦都要面对，无论多困难都要有勇气，无论多坎坷都要坚持。”老人家这一席话是我做人做事的指路明灯，是我的精神支柱，更是我的理想导向。所以，我把它时时刻刻印在脑子里，落实在行动上。作家路遥说，只有初恋般的激情和宗教般的意识，才能成就某种事业。只有永远地把艰辛劳动看作是世界的必要，即使没有收获的指望，也要执着地坚持耕耘。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不怕辛劳和苦难，可怎么也理解不透苦难到底有多深多重，苦难能否让人走出粗俗，给人以崇高，能否让“泥腿子”走出沼泽，获取伟大之境界。是父亲使我在欢笑中看世界，在

梦想中前行。无论行程多么遥远，道路多么艰辛，我始终固守着昨天和今天，挥洒着我心中更灿烂美好的艺术春天。有人说人生是一场梦，因为它丰富多彩，美丽多姿。虽然它有坎坷苦涩，可它却能塑造你的灵魂，让你迈出的每一步，都长出或明或暗的鲜花。当我真的感到疲惫时，父亲的话语就响在我耳边，我忙擦去额头的汗水，回首眺望身后，便知自己已站在一个高度了，那一揽众山小的无限风光让我心旷神怡！人生不只是回首，更重要的是前行。所以在人生的舞台上应该演好自己的生动话剧来。我时常问自己，在人生的话剧剧中，是不是刻苦，是不是努力，是不是全身心投入，把自己导演的话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少年戏曲梦、青年文学梦、成年书画梦，在我人生历程中的每一个努力追梦阶段，父亲都给了我力量！父亲每时每刻都在关心着我的成长。他的关爱，让我在艰难中坚持，在成功后冷静，在不断攀登中牢记方向！在我主持中原书画院和全国大型书画活动的策划、运作、实施等繁重的工作之时，父亲在背后默默地为我打气、加油，和我一起奋战，激励我、指导我、支持我胜利地完成每一次活动。当我和父亲与艺术家采风团一块儿领略黄河风采，一块儿坐索道护栏里亲切交谈时，父亲是那么开心；当父亲亲眼看到我连续组织的一至六届“中原风”观光采风活动成功时，他会心地笑；当“海峡两岸书画大展”及“当代中国山水画展”在郑州开幕时，他老人家很高兴地参加活动，并亲眼目睹我主持“研讨会”而又会心地微笑；当他看到我一次又一次获省级、国家级大奖时，他又笑了；当他看到我主编一期又一期《中原书画报》以及我的文集获“五个一工程成果奖”时，他笑得更灿烂了……父亲，您老人家走了，带着一颗博大的心灵，带着我无尽的泪水走了。你可以无愧地含笑逝去，把悲伤与怀念留给我和家人、村民。一位军人的伟大，或许不仅在战场，也在他战后的岁月中，在他灵魂的温度中，在老百姓的深深怀念中，在我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不息奋斗中。

诗歌

## 一场拿着橡皮的考试(外一首)

■于扬

捏着柔软和轻盈 多少年了  
我不曾与这块橡皮如此接近  
擦掉铅笔溜滑的错误  
会在一场考试之中  
与印刷术不谋而合  
与白纸的卷子相遇  
这样的选择或是  
判断 不在我的  
意料之内

考场之外  
我碰触到的是满布  
经济的社会  
就像股民和股市 以及  
票子房子和车子  
木马似的旋转  
绷紧的神经常常走神

而我更为留神的是  
一个人犯下的种种劣迹  
尾随在身后 难以撇清  
就像考试  
即将结束  
那些写错的试题答案  
突然叫出你的名字  
多么奢望 能有富裕的时间  
让我拿起橡皮 如此轻快地  
一点点擦去

犹如 冬雪落下  
覆盖一生

### 拉面馆小酌

喝一场自斟自酌的酒  
孤独被玻璃墙外  
情侣的牵手带走  
也就是在地下超市的旁边  
吃碗拉面 扯不到瓷碗之外  
看着客人渐渐走光  
就像超市即将打烊

拉面馆也快要打烊  
自带酒水的客人  
用另一种方式浸泡于  
一杯一杯的空望里  
只剩下走马灯似的服务员  
享受一天劳累的晚餐

与那些收拾碗碟的男女  
隔桌而坐 看紧自己  
面前的面碗 各吃各的  
酒在自己的酒瓶中从不乱性

我不会沉醉于自己的  
酒杯里 仿佛一场变性的手术  
丢失了性幻想  
再也分不清刀子切割的走向

即使没有喝剩下的美酒  
料也无妨 就像无法阻挡  
那对儿拉面馆  
的男女服务员  
嚼着青春丰满的馒头  
桌子下十指紧扣

这样干冷的冬天 一些爱情  
会不会被远处的雪花封冻  
会不会凋零的树叶难以启齿  
找不到季节的出口  
就像找不到一个馒头  
与饥饿的相遇

其实仅有一种结局 付钱  
的客人掂着剩菜  
被老板赶往另一处  
月明星稀似的酒家  
那些犬牙交错的日子  
真的与拉面越扯越远了

散文

# 过年

■钟祥

又过年了，看着买的过多而来不及吃、日渐变味的鸡、鱼、肉、蛋，以及日渐变干的白面馒头，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的过年情景，那时，这些东西是很少能吃到的。于是，儿童时代过年的情形又一幕幕在我脑海映现。

“新年到，新年到，闺女要花儿要炮，老头儿要个破毡帽”，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家乡流行的一首歌谣。这首歌谣是小孩子们哼的，从这首歌的内容可以看出，小孩子们对过年的渴望，因为他们过年时不但能放炮、穿新衣，更重要的是吃到白面馍，还能趁有客人来时，吃几膂肉，这些都是平时很难吃到的。

“吃过腊八饭，就把年来办”。记得那时时代准备过年比现在要早，因为要办的事多，所以年味儿要浓得多。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淘小麦，淘了晒干磨面。那时农村几乎没有打面机，都是人工推磨。一家几口人每年从生产队分到的麦子很少，大约每人有几十来斤，平时舍不得吃，只是有客人时才磨点面吃，到了过年时，也得省着吃，因为要等到来年的麦子打下来，还有几个月呢。所以，那时过年只有在大年初一那一天才能吃上白面馍，到了初二，全家就要吃杂面馍了——留着还要招待客人呢。有的时候还要趁过年请人帮忙招待人家，如请人说媒啦、请人做家具啦等。记得有一年春节刚过，父亲请一位本村的木工做架子车的车厢，因为是本村的爷们儿帮忙，没有工钱，但要每天三顿留他吃饭。平时招待吃饭，花费不起，所以，父亲是特意安排在年关，用过年的饭菜招待。一次，父亲正在陪那木工吃饭，一位邻居族叔端着饭碗来我家串门了。当他看到只有父亲和木工师傅吃白面馍，还就着煮的粉条肉片，而我们都还没吃，就对木工师傅半开玩笑地说：“你这老兄光知道这好面馍就菜吃着香，也不看看人家的孩子吃的啥，你咋忍心吃下去呢？”说得那木工师傅脸刷一下

红到耳根。父亲看到木工师傅难堪，就生气地对那位族叔瞪了瞪眼，说：“你走吧，你走吧。”那时候，因为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几次白面馍，所以，大人小孩见了好面馍都嘴馋。想吃白面馍，就走亲戚。过了大年初一，社员们就都下地干活了。到上午该收工时，大家就齐声喊道：“走亲戚去啊，撵蒸馍去啊！”我们那地方称白面馍为“蒸馍”。说“撵蒸馍”，意思是，你不趁早走亲戚去吃它，再等几天，就被人家吃完了。

那年代过年，连白面馍都难以吃到，鸡肉、肉蛋之类就更不用说了。每家买点少量的肉，也是专门招待客人的，等客人吃剩下了，嘴馋的小孩子们才能轮得上。眼看着做好的香气扑鼻的肉菜不能吃，本分的小孩子只能忍着，把口水往肚里咽，而顽皮的孩子就不一样了——偷着吃。记得与我同龄的一个孩子，有一年的春节，他母亲杀了一只鸡，炸了两碗鸡肉丸子，不用说，这是用来待客的，母亲是不让他随便吃的。谁知这小调皮难挡此诱惑，趁家里无人时，今天吃几块，明天吃几块，等到客人来时，把鸡肉丸子吃个精光。母亲做饭时一看柜里藏的鸡肉丸子不翼而飞，就知道是这小调皮偷吃了，气得把他打了一顿。挨打时，这孩子还不承认是他吃的，哭着争辩说：“我吃什么？我见没有？是大黄猫吃的！”现在的孩子，如果想吃了，家长还怕吃凉的坏了肚子而给加热呢，谁还会偷着吃家里的东西呢？大概没有因为偷吃了几块肉而挨打的。

最让人心生感慨的，是那时的拾炮。现在春节放爆竹落下的“弱捻”炮，儿童们连看一眼都不看，从上面踏过去。而那时作为小孩子，我们是不惜冒着被炸伤的危险挨家跑着拾它的。因为没钱买炮，只有去拾弱捻炮，拾回来重新栽上捻子放，或掰成两截“燃大花”。与其说是拾炮，不如说抢，因为拾炮的小伙伴



们成群结队，若不去抢那落下的炮，根本拾不到。拾炮时，从这家，到那家，从村东头，到村西头，一路跑过去，因天未亮，看不清路，往往被“扑通”一声绊倒。那时，有手电筒的人家很少。有一次，二叔把他的手电筒借给我，让我去拾炮，于是，我如鱼得水。谁家放炮时，用一根长棍举着，点燃后，噼里啪啦，震耳欲聋。下面的孩子们争着上前，你推我搡，有时砸成一堆，倒在下面的被压得嗷嗷直叫，而在上面的，则被落下的炮炸得直叫。到天明以后，小伙伴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禁不住笑了，因为有的帽子被烧成了一个大窟窿，有的手指被炸肿了，有的被炮药弄了个花脸，但一比“战利品”，大家还是满心欢喜，因为口袋里都是满满的弱捻炮。

往事如烟，逝者如斯。童年虽然生活艰苦，而自己还时常怀念那逝去的时光，这是怀念，而不是诅咒。不诅咒那吃不饱穿不暖的岁月，正如谁也不会去诅咒自己无知的童年一样。真正让人值得回忆的，是自己的童年时代，而不是获得金钱、地位、学位的时光，因为那时代，虽然物质极其匮乏，却充满着童真、童趣、洋溢着成年人少有的无忧、欢乐与梦想，更重要的，还有那逝去的渐行渐远的亲人。

唉，童年……